

乡贤名士

张穆与冯志沂

□王 俭

冯志沂(1811~1867年),字述仲,亦字鲁川,山西代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刑部主事,后升为郎中。据《山西通志》:“冯志沂官京师二十余年,暇时则手持一编,笃志于学。其古文师法梅曾亮,汉学师承张穆,又工于诗。著有《微尚斋诗集》《适适斋文集》《西谿山房诗集》等。”《清代士人游幕表》记:“冯志沂,字鲁川,家境贫困。1835年举人,1836年进士。游幕前任刑部郎中,官至庐州府知府。1861年兵部侍郎胜保奏调随营,1863年佐幕临淮军中,1864年直隶布政使唐训方调入其幕。”

张穆生前与冯志沂多有交往。《适适斋文集》卷一《潘四农先生诗册后》:“忆戊申己酉间,余与平定张石州交最密。一日酒酣晚余曰:吾阅人多矣,少年中莫若子能以师礼相事。余请存其实而去其名,石州颔之。又囑咐物色戚友子弟之佳者,余以青阳吴甥应,石州则大喜,馆之家,悉以所学相授。余每过从,值有所讲画,得闻所

未闻。”

冯志沂的姐姐嫁与安徽青阳吴午楼(官山西襄汾县典史)。生有两子:吴承,字履敬;吴念,改名式训,字子迪。程鸿诏《张先生小传》:“青阳吴履敬及其弟式训,皆少孤,鞠于舅冯,先生资给之,使从学。”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张穆收吴承、吴念为弟子。吴声称:“师于吾舅氏处识敬兄弟数面,后即许列为弟子,且召子迪督教之,请业质疑,昕夕无间。偶妄有所作,辄蒙过许,以为有可造就。”

《骨董琐记全编》收录张穆《与鲁川书》十九札,编者案语:“虽皆短词片语,不及时事,然朋从游燕之乐,文字商订之勤,端委曲陈,恍然目击。”十九札之中有:告知冯志沂,“今日为两令甥所出课题”;告知“敝斋有人间无二之帖《小秀野》”;告知“翟文泉(翟云升)前日以《隶篇》寄我”;告知“明日申间当斗酒只鸡相候”;告知“有徐生文一篇,诗数首,乞望为批抹之,万勿又失去也”等等。

道光二十八年春,冯志沂曾作《题石州烟雨归耕图》,诗句质朴自然,情真意切。诗中有“张君汉庭晁贾徒,百不一试乃著书。十丈尘中扁户居,丹黄一卷穷朝晡。”

诗中又有“子则乐矣吾累嘘,阳泉山水真奥区。是中耕钓多潜夫,亦有人知吾子乎?顾我材能非世须,问胡不归田园芜。行拙手版与子俱,子为老农吾老渔。”二人可谓名副其实的师友。

《适适斋文集》卷二《慈仁寺展褻诗汇叙》:“慈仁寺有亭林先生祠,创自何子贞太史、张石州大令。甲申春释典之始,石州即邀余襄祀事,嗣是春秋及先生生日之祭,皆与焉。”

道光三十年的春祭未举行,冯志沂参加生日祭。十月十日秋祭之时,冯志沂带领吴承、吴念二甥,为张穆“设主于顾祠之右夹室”,特设一祭。同时与祭者有苗夔、吕贤基、商昌、何秋涛等。至咸丰十一年春祭,冯志沂与祭二十一次。

诗词曲赋

忽然想起了爹娘

(组诗)

□晒 岩

暖棉袄

窗外寒风呼啸,
寒风是结冰的刀刃,
割得人生疼。

只有被窝里的暖,
还保持着春天的温度。

父亲把棉袄抱到火炉前,
暖上几分钟,
然后快速递到我的枕头边,
文小,快起,趁暖和。

我钻出被窝,
快速穿上带着父亲体温的棉袄,
好像一只乳燕,飞出了巢穴。

一个馒头

那一年,
母亲蒸下一锅馒头。

我偷偷拿去一个,
快速藏到窑顶上后,
才装作“好人”般回到家里。

确定母亲没有发现少了一只馒头后,
我才重上房顶,
慢慢享受那只馒头带来的幸福。

其实,母亲早已发现蒸笼上,
少了一只馒头。
她是故意装糊涂,让一只馒头,
滋润儿子营养不良的童年。

班中餐

那时候,煤矿的班中餐,
是我眼里的满汉全席。

父亲每天拿一个玉米面窝窝头,
支撑自己的骨头,
然后,将班中餐带回来,
让五个孩子分享。

父亲总是对着我们,
大声说班中餐如何如何难吃。
好像我们吃他的班中餐,
是在帮助他排忧解难。

其实,只有我知道,
他说的不是心里话。
他只是把对我们的爱,
浓缩在了一份份班中餐里。



阅读视线

月下的故事

——读春晨长篇小说《望月》有感

□赵春仙

平泉镇黑蓝黑蓝的天空上,悬挂着一枚白馒头似的月亮。月亮被褪猪毛的滚水熏蒸着,被蒸馒头的热雾氤氲着。忙碌的人们、嬉闹的人们、心思弯转的人们隐秘且小心地挥霍着各自的喜怨,月下,艰难、苦痛、坚韧、缠绵,溢出一节节光阴。

张碧玉明天要出嫁了,嫁给姜家在省城友仁中学读书的姜毓禄。17岁的少女倚着窗子望月,晶莹的瞳孔里容纳着天空的广阔和对未来的期待。

新婚的丈夫是被家人骗回来强迫着与她拜堂的。这件事让张碧玉极其压抑又极度憋闷,新婚夜里她对他说:“你要是不愿意娶我,你就赶紧退婚,我不怕。”她不是不怕,旧时的文化教育和儒家的思想要求她恪守含蓄谨慎的准则,她迷茫而慌乱,但在情爱上,她有她的骄傲。

世界上随时随地会出现一见钟情这种桥段吧,何况张碧玉是一个会背诗的、有些先进理念的、没缠过足的女子。“如果我娶的不是你,我一定要走的,现在想留下来了。”丈夫对她说。她年轻又鲜活,生动又靓丽,他愿意放下坚持,为她驻足。

丈夫胸有大志,她不想让自己成为丈夫前路的障碍,她愿放他前行,而后等他归来,牵起她的手,带她走出这个老派的家族。

夜暮茫茫,张碧玉目送丈夫跌跌撞撞地离家。这一走,便是十年。

老家主姜老太爷过世了,小叔子小五、小六相继出生了,婆婆姜白氏脑子糊涂身体虚弱,成天躺在炕上,日军的炮弹打到家门口了。她做面糊糊喂养两个小叔子成长,她一日三餐饭送到婆婆屋里,她遭到大院中小女人们丑陋语言的糟践,她挑担起行李跟着一家老小躲避战乱。

烦恼过,无奈过,痛哭过,张碧玉忍耐着,悲愤着,心酸着,还时时刻刻地念着,盼着,等着。

只要有月亮,张碧玉就会对天而望。涩红的春月,金黄的秋月,橘粉的夏月,铜色的冬月,每一次月出,都给她带来安慰。她相信,丈夫只要活着,就会回来。她相信,月光会把她的思念送去到心爱之

人的身边。

姜毓禄终于回来了。他中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去了部队,他带着命令回家乡做煤炭生意,看到了正在给大院里的孩子们上课的张碧玉。27岁的女子清秀文雅,光阴为她增添了别致的风韵。

丈夫站在眼前,她懵了、傻了,眼泪决堤而出……

战事决定了一个女人的随夫漂泊,张碧玉不懂政治,但她忠于家庭、有一颗母性的爱心,她带着小叔子小五和小六,女儿大兰和小兰,还收养着一个从野外捡来的孤女翠玉,丈夫在哪里,她便带着幼小跟在哪里,她想一直和他在一起。

可是,世事无常,丈夫永远离开了她。这一年,她37岁。

安排好孤女翠玉,带上小五、小六,领着五岁的大兰、三岁的小兰,捧着丈夫坟前的一抔土,张碧玉转回到家乡。

姜家大院充满戾气,一群小脚女人与人交往的心计特别多,张碧玉斗不过她们,也不愿和她们斗。何必因为他人的行为左右自己的生活呢,老天赋予了她一颗温柔坚强的心脏,她就用温柔的女人力量让时间推进。

上弦月,下弦月,满月,残月。夜深人静的时候,张碧玉常常在月下拿出丈夫送她的那把剑鞘来抚摸。平泉镇的月,像一块明镜,又像一潭湖水,没有人知道她有多喜欢这颗月亮,她甚至愿意一直待在月色之下。

她思着、念着,她相信,月光会把她的哀思倾洒到心爱之人的身上。她熬着,盼着,熬盼着她的孩子们快点长大。

她连一直以来住着的小屋也失去了,和两个女儿蜗居在待客大厅靠窗子的一个墙根处。一扇又厚又重的门板,白天里做门,晚上卸下来就是她和孩子的床,看门的刘三家的媳妇用碎布给她缝制了一个布帘子,便是她和孩子们遮风御寒的墙。

布帘子让张碧玉感到了温暖,她努力地寻找每一份善意,世界上有人愿意温柔待她,她就愿意把经受的刻薄全部忘掉,然而姜家的内核散了,人们从动脑瓜子、耍嘴皮子发展到动手打架,不能因为眷恋

故人再失去尊严了,张碧玉决定走。“走”这个字眼,从来都极具诱惑力,好似身体中一根鲜明的骨骼,一旦在暗夜中生成,便奋力拔节。

街道上新人新气象,张碧玉觉得本应该是这个样子。将一个故事放进月色里收藏,然后在下个路口,左转,前行。

不是要“走”到哪里去,她只是在新社会里懂得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她一生接到过两份判决书,一份是丈夫姜毓禄的处死判决书,一份是她与女儿应得的财产判决书。第一份判决书让她心若死灰,第二份判决书让她心潮起伏。

张碧玉可以依靠租赁和做工来养活孩子了,于是她又收养了被娘家嫂子虐待的孤儿拉弟。

《望月》中,母性的光辉时时让读者震撼。张碧玉一生带过九个孩子,她因为两个小叔子受尽了闲话,她因为女儿大兰的学业而改嫁,到了生命的最终,她还在为继子的人狱、小兰的未嫁而操心。

她怀念前一任丈夫姜毓禄,又放不下后一任丈夫刘继业。她教育她的孩子不要恨父亲,不要恨姜家;告诉她的孩子要对继父好;她说她一辈子什么人都遇过,遇到的人很多。她的心有时很大很大,能容下一个宇宙,能把夜晚包住,把灾难包住,把所有的委屈包住。她的心有时很小很小,望月的夜里,心里只有诗,诗里只有梦,梦里只容下一个人、一句留言。她独自守着夜色里的温馨,体味着孤独的幸福和相思的苦楚,时而纠结,时而坚定,护着那一点点脆弱的坚持。

春晨小说《望月》影视剧开拍启动仪式上,春晨大姐说:“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和家庭,不太有时间去想母亲,后来退休了,年老了,竟越来越想她,不能再为母亲做任何事,就为她写一本书吧。”

书出版了,在《望月》中,春晨大姐不只是一个女儿,她更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控诉或揭露,而是展示高尚。

读《望月》的夜晚,我相信许多人都会举头望一望月亮,为故事里的欢欣而欢欣,为故事里的悲凉而悲凉,为故事里的感动而感动。